

1200公里!累并幸福着

记者跟大货司机夫妇一起回家

新华社
才扬 陈晔华

在春运返乡的大军中,孔令建夫妇是最不起眼而又比较特殊的两位。今年49岁的孔令建是货车司机,开货车已经20多年,妻子王艳青从2016年开始跟车跑货,算起来也有9年多了。

2018年,记者曾经跟拍过孔师傅从浙江杭州往返湖北麻城跑车的一路艰辛。7年过去了,这对“卡哥卡嫂”依旧在路上奔驰,如今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孔师傅的大女儿已结婚,儿子参军当兵,小女儿考上了

大学,一家人和和美,各自忙碌工作、踏实生活。在新春来临之际,记者前后用10天时间,再次跟车拍摄夫妇俩。

孔师傅现在的卡车是一辆解放J6。13米平板高栏,空车就重达16吨,可装货32吨。这是两年前,他刚花了17万元买的二手车,所有的车轮和门把手上,都系着写有“一路平安”的红色飘带,飘带已被一路的风雨磨出了毛边。

为了尽量节省开支,他们现在一年到头都吃住车上,王大姐说:“这辆车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家,在这个家比在那个家待的时间还长。”

跟许多“卡哥卡嫂”一样,驾驶室就是夫妻俩的家。一张简陋的小床紧紧贴着驾驶座,床边连放脚的位置都没有。夜里,夫妻俩只能挤在一起,“凑合着睡”。

1月12日傍晚,记者来到杭州市萧山区的一处路边和孔师傅碰面,孔师傅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热情地迎了上来。

“这里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平时就在这儿休息、刷单找货。”

当天是农历腊月十三,再过两天有的老乡就要回家过年了。大家正好没什么事,孔师傅、王大姐和几位同是货车司机的老乡聚在路边一起包饺子吃。

马路上车来车往,在路边支起一口小锅,蒸腾起生活的希望。他们平时也经常一起做做饭,这样生活成本最低。

据孔师傅介绍,现在找货很方便,每天在手机上刷单就行,跟打车差不多,可以在软件里看到收取货的地点等信息。

就是到手的运费比较低。装卸货有的时候要半天甚至一天,一单几十公里的短途运输,全部跑下来有时需要两天。平台的每一单运费要抽取数十元到几百元的服务费,而且油费、服务费等成本逐年增加,短途货运到司机手里也就几百元。这是很多司机现在面临的问题。

平日里,孔师傅夫妇主要从杭州往返武汉周边运货。临近春节,许多工厂已放假,长途货源不太好找。夫妻俩就每天刷单,找一些杭州周边的短途货源,每天满打满算最多只能运一单货,每单挣四五百元,一连干了好几天。

“过年还有些天,现在能挣就再挣点。”王大姐说。

生活的重担和静坐的习惯让孔师傅患有严重的痛风。他身体佝偻,走路缓慢,手上关节处布满了痛风石,每时每刻都承受着痛苦。由于他无法爬上车斗,所以装货、卸货这些活儿都是王大姐一个人干。

孔师傅主要负责开车。开车时,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停车休息时,他就坐在车上不停刷手机,找寻着下一个可能的运单。

离春节越来越近,一起跑车的老乡都回家了,孔师傅夫妻俩也归乡心切。他们的家在河北省沧州市献县本斋回族乡中营村。经过连续多日刷单,1月17日,孔师傅终于抢到一个送货到家附近的订单。次日,夫妻俩去装货地点,装了整整一天,傍晚就归心似箭地踏上了回家路。

货车司机的生活以4个小时为单位划分。按规定,连续行车4个小时必须休息至少20分钟。手扶方向盘时,无论白天黑夜,孔师傅双眼始终注视前方,王大姐就在一旁帮忙,二人相濡以沫、温暖相伴。

常年在路上跑车,交通事故、运输事故都有可能发生,安全是所有大车司机最关注的。每到一个停车点,王大姐都会拿着铁棍,挨个敲击轮胎,检查是否有漏气。

从杭州回家全程约1200公里。经过一天两夜的长途跋涉,20日中午孔师傅夫妇终于回到了村里。夫妻俩的小女儿早已守在村口,刚一见面,就立马扑进爸爸妈妈的怀里,紧紧牵着他们的手回家,脸上洋溢幸福。躺到家里的炕上,疲惫的孔师傅片刻就进入了梦乡。

这趟运货回家之旅看似能拿到4600元的运费,但其实刨去油费、高速费等成本,基本上一分钱都挣不到,“不过总比空车回家强”。

回家的第二天,一家人在一起吃了一顿简单美味的午餐,聊起这几年的酸甜苦辣,聊起孩子们,王大姐湿了眼眶。

“挺幸福的,家里条件比前几年改善了不少,大女儿和儿子都拿工资了。”

“你们打算跑车还跑多少年?”

“到跑不动为止。”

年后夫妇俩又将奔赴异乡,开启新的一年车轮上的生活。

截至2024年12月底,中国货车司机从业人员在3800万人左右。这些货车司机常年奔波在运输服务第一线,他们既为自己的生活奔波,也为千家万户的生活提供着保障。

“希望所有人都平平安安,这是最重要的。”孔师傅说。

新华社 赵鹏昊

眼瞅着到年根了,那些打算春节期间留下来、为这个城市节日正常运转而守候的基层劳动者过得怎么样?能不能找到活儿?

周末清晨5点,记者小赵顶着干燥凛冽的寒风,一头扎进了北京通州区“马驹桥劳务市场”熙攘的求职人群里。

“物流分拣,日结工资300元。打扫卫生,日结工资240元。”正穿行于人群中,记者突然被一声招工的吆喝吓到。一个身穿黑色羽绒服的男子边吆喝边往前挤。

“在哪儿干?具体是什么活儿?”记者问道。

“就在旁边的物流园,也就是捡垃圾之类的……”黑衣男子头也不回地回答道。他的话很快被旁边务工人员一声声“我去”“我去”“我也去”给压下去了。记者也没想到马上要到手的工作“就这么从指尖溜走了。黑衣男子带着十来个务工人员穿出人群,上了一辆大巴。

在热闹的人群之外,在街旁多个劳务中介公司门口徘徊的陈绍斌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水果包装,当天结算工资,马上出发,去不去?”一位劳务中介问陈绍斌。他摇了摇头,貌似在等待着什么。

“临近春节,很多务工人员已经回家了,这几天的日结工资都比往常高了不少,而且工作也相对好找一点,可以等等有没有更适合我的活儿。”陈绍斌自信地说,“昨天我就接到一个日结工资320元的活儿,但愿今天还能找到一个工资差不多的。”

“快过年了,你不打算回老家么?”记者问。

48岁的陈绍斌轻揉着下巴说:“今年过年我不打算回山西了,计划趁着这几天工资高多挣点,再多攒些钱,希望2025年自己可以开个小饭馆。”

记者与陈绍斌攀谈了几句,陈绍斌突然说:“你不是来这里找工作的吧?”

“我难道不像来这里找工作的人吗?”记者一惊,心想这么快就被识破了?为了这次“体验”,记者专门换了一身旧衣服,脸不洗,牙不刷,下车还往身上、头上抹了两把土……

“来这里找工作的人,都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你这么年轻的,在这里很少见。”陈绍斌说。

“我是第一次来这边找工作,可以跟着您一起找工作吗?”记者心怀忐忑地还想继续装下去。

“没问题。”陈绍斌爽快地答应了。

临近7点,陈绍斌紧盯着是否有新到的劳务中介,还不时地看看手机是否有新的招工消息。“这时候可能会有‘急活儿’,薪水能再高一点。”陈绍斌说。

为了出行方便,陈绍斌在这个劳务市场附近租了一间屋子,屋子里可以做饭还有暖气。“有些时候工作需要5点就来市场找中介报到,住近一些还可以多睡会儿。”他说。

“跟我,咱们去试试看能不能有机会,找一个还不错的活儿。”陈绍斌拉着记者在人群中往来穿梭,四处打听,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个他还比较满意的工作——物流分拣,260块钱一天,有车来就搭把手,没车就可以歇歇。“小伙子,你也一块来吧?”招工的中介冲记者喊道。记者还想多体验体验,便跟陈绍斌挥手告别。

临近8时,一辆辆满载务工人员的大巴相继离去,原本热闹的街道,逐渐安静了许多。但是依旧有一家劳务中介公司门前挂着喇叭在吆喝着“物流分拣,日结工资100元,现场结账。”

刚来马驹桥劳务市场第三天的李龙站在这家劳务公司门前说:“我昨天干的就是这个活儿,我刚才还想尝试一些新的活儿。”

49岁的李龙老家在河北沧州市,春节前想趁着劳务价格高,来这里碰碰运气,打一些零工补贴家用。“昨天的工作时间短,只有100元,今天希望找到一个工资高一些的工作。”李龙皱着眉头说道。

初来乍到的记者,在劳务市场中显得十分局促,不知道继续等下去,工作机会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

10时许,在马驹桥劳务市场,还有一些务工人员依然在找寻工作机会,但是前来招工的中介却愈来愈少。

记者身旁的李龙也在为今天目前没找到工作而发愁,突然有两个人上前与李龙搭话了几分钟就匆匆地走开了。李龙说:“刚才那两位是昨天一起干活的工友,他们也在找活儿,顺便帮我也找一下。”

临近11时,李龙又遇到了那两位工友,并带来一个消息给李龙:“明天有一个保洁的工作,工资还可以,如果愿意咱们可以一起。”

“可以的。”李龙稍作迟疑答应了。对于李龙来说,其实更期望今天可以找到一份工作。

在马驹桥劳务市场,很多工厂招工的人会直接开着轿车过来然后停在路边,摇下车窗直接喊,干什么活儿、一天多少钱……一辆工厂的轿车刚刚停下就被成群的务工人员迅速围了起来。当李龙上前搭话时,工厂人员告诉他已经招满了,李龙脸上又多了几分遗憾。

11时许,就在李龙失落时,他收到昨天工友的电话:“蔬菜分拣,270元,工作日结,还是咱们一起,接送的车就停在马路旁边。”工友的声音透着几分急切。

“谢谢你,我现在就过去。”李龙脱口而出,手机还没来得及从耳边移开,便转身朝着马路旁边那辆等待的接送车跑去……

看着李龙远去的背影,记者替他高兴之余,也多少有点失落——从不到5点到12点,在一阵紧似一阵的寒风中苦苦寻觅了7个小时,只有两个工作机会跟记者擦肩而过,一份是物流分拣,另一份也是物流分拣。

由此,记者由衷期待这个春节每位想留下来做点什么的务工人员都能找到称心的工作,收到温暖的礼物。

记者小赵北京马驹桥「求职」记

寒风中7小时的寻觅

